

钱眼识人

女性电影人的无声告白

情人看剑

不问
值不值得的爱

新剧《值得爱》终于大结局了，却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。其实在这集一开始，剧本讨论会上，有人问男女主人公的故事还有什么意难平之处，又说故事是BE(Bad Ending)，相当于提前预告。果不其然，最后在清晨的北京国贸CBD，高楼耸立，街上空无一人，一对历经数十年风波的情侣终于在此各走各路。你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转身，全剧戛然而止。

回不回头也不重要了，因为他们已经拥有毕生最为珍视的一段经历。那段经历永远被封印于一个硬盘，无数个视频里，记录他们过去或天真或纠缠的模样。大结局时相遇，不过是说彼此已然成熟与独立，已经讲出当年遗憾，至于能不能复合，再也不能靠一时冲动或心头一软，只能靠上天所能恩赐的那一点缘分。真的回不去了。

《值得爱》大有拍一部这个时代的《如果·爱》或《甜蜜蜜》的野心，目标相当明确，也朝这个目标全力奔赴，全凭一股青春气盛横冲直撞，哪怕中途人物偶有癫痴之举，那也是因为年少轻狂。坦白讲，当剧集演至第13集、大结局的第26集时，观影情绪完全可以被推至某个至高点，可能也会觉得比近年类似题材的诸如《过往人生》做得更好。剧集宣传语里所说的，这是“一对八零后的男女在北京平凡而又史诗般的爱情旅程”，回想起来，所言倒也非虚。平凡与史诗本来矛盾，但以将近二十年的时光为背景，逐年逐月演绎下来，每一对情侣的历程都可被赋予史诗意味——当抒情声音成为最强音，一个“史诗时代”由此成立，无论是大时代或小时代，小儿女的聚散离合，也不再仅仅只是个人恩怨。

《值得爱》更像是一部爱情电影的扩充版，所探讨的一段感情到底“值不值”“敢不敢”的议题，更像是集结了张爱玲金句“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”、刘若英名曲“想要问问你敢不敢”的跨时代追问。“值不值”是价值判断，“敢不敢”是行为选择，当主人公每次问出这些话时，我们其实已经知道正确答案为何，主创的初心与预判也已呼之欲出。剧中人由于种种世俗缘由不能即时做出选择，由此无数幽怨暗恨，这才产生戏剧张力。这些主题slogan总是不停响起，暮鼓晨钟一样时时提醒，似乎是担心观众走神，总要随时总结中心思想，其实这也是主创给自己以及剧中人物不停打气，这是整部剧不能松懈的那口气。类似于汪小姐常讲的“经常庆功，就能成功”，一种信念，笃信不疑，讲到后来，由不得人不信，比如谈恋爱最重要的是要讲义气，比如把理想找回来，爱情也会回来等等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那个记录这对八零后情侣恋爱经历的硬盘，落到了一对零零后男女的手里。《值得爱》的整个故事因此多了一重观望视角，这个视角其实是预留给当下主流年轻观众的，交由他们来审视评判，以及影响他们对于感情的取舍态度。他们一开始吃瓜，后来在现实里遇见硬盘里的男女，又相约种种新瓜。一代又一代人的爱情传奇，就是如此薪火相传。

长凤新

媒体人

确实很久没有看《黑镜》这款美剧系列了，结果不久前放出的第七季让我大为惊艳，刷完全季，最为激赏的是第三集《梦幻酒店》，也愿意单独解读它。它在全季中的气质格外突出，特别满足我影迷层面的趣味。故事讲述了一个野心勃勃的华裔女导演开发了一项新技术，能够帮助现实世界的演员穿越到老电影场景里重新演绎故事，在沟通了一圈好莱坞一线男星后，一位黑人女演员Brandy接下这枚“将军令”，成败完全视乎她的信念感，等地的意志作为独立个体进入一部叫《梦幻酒店》的黑白片里时，超出剧本设定的浪漫故事发生了。

整个故事里真的有很多现世的经典影片的影子，盲猜导演的阅片量应该不低，而且有一定的趣味趋向，就是偏浪漫主义的作品。比如穿越到电影里，从彩色到黑白的创意致敬了伍迪·艾伦的《开罗紫玫瑰》，升级的部分我觉得不是肤色和性别，而是已经成名的一线女星去邂逅另一个时空的豪门千

金，都是同行，这样就完全撇开了传统的阶层差，两个人的灵魂是平等的，所以关系更加纯粹，而不是偏底层的一方有心理补偿的成分；另外两人邂逅的场景，当然很“卡萨布兰卡”，钢琴，名曲，恶棍丈夫，非洲背景等元素的出现导致相似性至少七八成。

当年，扮演豪门千金的女星Dorothy在她的时代里是难以忍受流言蜚语，最后服用安眠药去世，因为导演本身是华裔女导演，华人世界里对于女神阮玲玉的故事无人不知，所以这一段的植入让人唏嘘。

Dorothy在拍《梦幻酒店》时与男主角戏里缠绵悱恻，戏外对男一号却毫无感觉甚至有微妙的厌烦，这个状况其实就出现在不少真实的好莱坞名伶身上，比如英格丽·褒曼之亨弗莱·鲍嘉，费·雯丽之克拉克·盖博，用今天的话说后面两位男星似乎都有“有毒的男子汉气概”，过于自我而让女演员“保留态度”，这些影史花絮都是可以查到的。还有呢，故事发生在开罗，丈夫试图两次谋杀妻子，为的就是贪

图财产，这样的犯罪动机不就神似《尼罗河的惨案》吗？总之，看这一集时勾起我自己不少小时候看好莱坞老片的情结，好像自己也穿越到黑白片的场景里，一样能感受到色彩流淌。

更让我拍案叫绝的是，扮演Brandy的女演员也出演过电影《芭比》中的“黑珍珠芭比”，而扮演Dorothy的女演员则在美剧《王冠》中出演戴安娜王妃，无论是芭比、戴安娜又与第三集中角色有高度的命运相似性，所以Brandy有一句台词“整个世界都是电影”，简直一语中的。剧中无论导演、投资人、主角再到编辑，甚至一闪而过，有重要作用的配角，导演助理也是女性，所以相对于理解这一集刻意迎合当下制作潮流，不如说是一位华裔女性的勇敢表达，流光溢彩的好莱坞影史曾经还有另一面“影史”，无数女性电影人的杰出贡献，甚至她们牺牲了自己的名誉乃至生命。

钱德勒

媒体人

花言峭语

看我七十二变

刚刚去世的秘鲁作家马里奥·巴尔加斯·略萨，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：“虚构是让文明得以继续存在的必要条件；是人性之精神得以常新、得以长久地留存于我们内心的必要条件。”他针对的是小说，是叙事艺术，但如果用来说明表演的特质，似乎也没什么不妥，表演也是虚构，也是要对人性的精神时时进行刷新和呈现，并留存起来的一种艺术。

之所以想到这段话，是因为在公众号“sir电影”上看到一篇新的文章，是讨论当下电影里的一个现象，“‘特殊的他们’，越来越多了”，这个“特殊的他们”，是各种残疾人角色，或者有特殊经历和性格的底层人士。当下的电影里，这样的角色越来越多了，而当红的85后和95后演员，也非常热衷于出演这种角色：“赵丽颖《第二十条》，周冬雨《朝云暮雨》，佟丽娅《假如，我是这世上最爱你的人》，易烱千玺《小小的我》，张艺兴《不说话的爱》。聋哑，脑瘫，无臂，植物人。这些角色都有着难以忽视的障碍和缺陷。”还有即将上映的《下一个台风》里的张伟丽和张子枫，“一个是失语，一个是眼睛受伤”，而五月份上映的《独一无二》，是国产版的《健听女孩》。

这类的角色越来越多，和当下文艺的潮流密不可分。奇幻、修真、宫斗类的影视作品，在大小银幕上，都已经热了十几年二十年，已经足够触发观众的倦怠，加上这类作品投资额巨大，也意味着更大的风险，在当下的经济形势下，影视资本，对这类题材自然

多了一份谨慎。更重要的原因是，浮华消退，整个世界动荡不安的情形下，人们也开始跌回现实，开始热衷于看人间故事。周围人的故事。所以，现实主义题材又开始回暖，普通人的故事又被推到风口上。

对于85后和95后演员来说，也该是他们出演这类角色的时候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，日光之下无新事，同样的事情已经上演过无数次了，自从“表演”这种人类活动出现以来，无数代演员，已经面临过这样的转折和求索。先是凭借青春、美貌和运气横空出世，成为舞台剧、戏剧、戏曲舞台上最耀眼的角色，这个阶段，演什么都可以，怎样演都可以，可以清浅，可以妖异，可以随性，可以全凭自觉。

因为，他们要演的，不过是青春的自己，舞台上需要的，也不过是一个个青春的面孔和身段。这种狂热不会一直持续。等到人们的热情稍稍退却，他们的美貌就被当做原罪，他们就开始被质疑演技、人品和生活积累、文化知识，与之配套出现的，往往是一段争议和喧嚣，他们千夫所指，他们跌落凡尘，再度出发的时候，最新鲜触目的阶段已经过去。

于是谋求转折，于是重新在生活里扎根，开始转向所谓实力派，去接受尘世的训诫、劝导，去追寻世间正道。像童话里常见的一种模式，生活在玫瑰园里的王子，必须遭遇国破家亡、长途跋涉，和敌人或者毒龙战斗，然后重返玫瑰园，虽然起点和终点是一个地方，但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艰苦的过程，为玫瑰园里的

生活提供合法性。

到了这个阶段，他们都会发现，一张脸不够用了，已有的生活经验储备也不够了，他们得变成另一个人。也还是略萨说的，他说，文学赋予人们一种能力，“走出自我的能力，用梦想的黏土将自己塑造为另一个人甚至是另一些人的能力。”梦想的黏土，需要各种方式来获取，对于只有一具肉身、一副面孔的演员来说，他们要用尽一切办法，借助增肥、减重、化妆，使自己变成另一个人。

那些佳话于是出现：妮可·基德曼装上假鼻子在《时时刻刻》中扮演维吉尼亚·伍尔芙；马修·麦康纳为了出演《达拉斯买家俱乐部》，用四个月时间减重成纸片人，只为形神毕肖地扮演一位艾滋病患者。而邓超在《烈日灼心》上映前说，这部电影里，将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他：“不重复是我做演员的唯一快乐，我不喜欢用一张脸演无数个角色。”

但人不是神，不可能七十二变，所有追逐这个梦想的人，最后都会发现，他们真正能够效仿的，或许是梅丽尔·斯特里普，她很少扮演出格的角色，她的角色谱上，多数是普通人，她演出了这成百个普通人的细微差别，就已经站在了演员这个职业的最前列。最奢侈的梦想，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手法。以最朴素之道追逐梦想，也是一种天赋和幸运。

韩松落

作家

早闻秋声

科技故事，现实先行

以为《黑镜》系列即将走上“小时了了，大未必佳”的时候，第七季杀了个回马枪。

第一集《普通人》极尽冷静地讲述了一个近在眼前的当代恐怖故事：永远在升级的订阅服务费，以及越来越脆弱的日常生活。剧中，女主人公因身患绝症而接受了一项新的治疗方法——她的部分意识被保存在云端，由此维持生命，代价则是需要按月缴纳云端订阅费。

然而，重获新生的快乐，逐渐被不断升级的订阅服务打破：不升级，她会无意识地口播云端推送的广告；不升级，一旦离开特定的区域她就会“宕机”；不升级，她睡觉时的大脑算力还会被共享给其他VIP客户，以至于整个人精力不济……深爱她的丈夫一次次选择升级，逐渐债台高筑，甚至不得不偷偷进行自残式直播，以此换取陌生的打赏。最终，不堪重负的丈夫结束了妻子的生命。

丈夫的结局呢？有人说他自杀了，有人

说他妻子的死亡开启了新一轮的直播。镜头暧昧，但悲剧意味足够浓烈。《普通人》讲的不仅仅是人们极其熟悉的那些变着法子涨价的订阅服务，还讲了普通人生活的脆弱、无措。当生活的风浪突然袭来，他们用尽全力依然无法承受，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延续了《黑镜》系列一以贯之的反思：科技造福人类，却也能在不知不觉中夺走人的生活、情感与自由；而科技异化的原点，何尝不是另一群人的贪婪与冷漠。

相比之下，第三集《梦幻酒店》的浪漫与温情，大概更能让从事内容创作者的心有戚戚——谁说AI能取代人类？真正让AI升华的还是人的情感。

剧中，荣光不再的老牌影视公司决定用AI技术复刻经典的黑白电影，再让现代演员参与重拍；孰料表演过程中剧情偏移，真人演员的意识被困在虚拟片场，只有重新完成剧本才能回到身体……听起来很熟悉吧？网文

里写过无数次的“穿书”“系统”概念这里都有，但《梦幻酒店》更多地将视角投向了剧中逐渐觉醒的AI角色克拉拉：当她惊觉自己原来只是一个被演员扮演、被电脑重现的角色，克拉拉试图逃出禁锢着自己的影像世界。逃脱过程中，她进一步了解自己的扮演者多萝西，获得了真实的、属于多萝西的情感。也恰恰是这种独属于人的情感，让克拉拉在影视系统重新开始运转后，坚定地按照自己意志，自我牺牲，拯救了需要回归现实的真人演员。

时而冰冷，时而温情，《黑镜》第七季的回春，本质上是放下了曾经的概念先行，放下了对科技与未来的单一想象，回归原点，从现实中寻找人性与社会的底色。千言万语说尽，一切科技故事还是现实故事，把现实的隐痛与希冀说透了，故事也就成了。

常秋秋

媒体人